



NOBEL LITERARY
PRIZE WINNERS' SERIES

魔山



〔德国〕托马斯·曼

杨武能 洪天富 译
郑寿康 王荫祺



漓江出版社

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

第六辑

魔 山

(德国) 托马斯·曼

(1929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杨武能 洪天富 译
郑寿康 王荫祺

漓江出版社

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

第六辑

魔山

(德国) 托马斯·曼

(1929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杨武能 洪天富 译
郑寿康 王荫祺



漓江出版社

·获诺贝尔文学奖丛书·

魔 山

[德] 托马斯·曼 著

杨 武 能 等译

*

漓江出版社出版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159—1号)

邮政编码: 541002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民族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30.25 插页4 字数702,000

1990年10月第1版 1990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8,220 册

ISBN 7-5407-0596-5/I·446

定价: 平 10.95
精 12.95 元

《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出版说明

诺贝尔文学奖是当前国际上影响颇大的一种文学奖。为了帮助读者开阔视野、认识世界、了解诺贝尔文学奖情况，和研究、借鉴外国文学，以利于我国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繁荣，特编辑出版《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

本丛书择要介绍较能体现获奖者思想艺术特点的部分作品，分辑陆续出版。每书均有专业研究人员撰写的“前言”，后附“授奖词”和“受奖演说”。



〔德国〕托马斯·曼（1875—1955）

（1929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Der Zauberberg

根据Fi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1987年版译出

托马斯·曼和《魔山》

杨武能

20世纪上半叶，德语文学发展史上出现了一个堪与歌德、席勒的狂飙突进和古典时期媲美的新的高峰，一批世界级的大师——曼氏兄弟、豪普特曼、施尼茨勒、里尔克、卡夫卡、布莱希特、海塞等等——崛起于文坛，~~造就~~成了德语文学的一个新的古典时期。而托马斯·曼，~~更~~被誉为这一时期德语文学的“火车头”。

托马斯·曼写过许多著名的政论、杂文和文学评论，他的日记也很有文学价值，但主要~~创作成就~~在于小说，特别是长篇小说方面。一些文学史家认为，~~传统的~~德语文学以歌德、海涅为代表的诗歌、以莱辛、席勒为代表的戏剧和以霍夫曼、凯勒为代表的中短篇小说（Novelle）见胜，长篇小说——除去一部《少年维特的烦恼》——在世界文学之林中则没有什么地位。认为托马斯·曼是第一个作为长篇小说大家，真正赢得了崇高而持久的国际声誉，实现了德语文学发展史上的一个突破。事实确乎如此。自他的《布登勃洛克一家》（1901）问世以来，德语国家的长篇小说创作可谓人才辈出，硕果累累，不仅把诗歌、戏剧等样式的创作远远抛在了后边，也令世界刮目相看。可以列

举的作家和作品实在太多，其中的大多数我们尚未很好译介或者根本没来得及译介(例如德布林)。仅以继托马斯·曼之后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海塞、伯尔、卡耐蒂都擅长创作长篇小说这一事实，便足以说明：托马斯·曼开了一代风气而至今影响犹存。

托马斯·曼(Thomas Mann)1875年出生在德意志帝国吕贝克城一位富商的家中。父亲曾做过这座享有相当多独立自主权的海港城市的市议员。托马斯·曼中学未毕业，父亲便去世了，家业随之衰败，全家迁往慕尼黑。托马斯·曼19岁即在当地一家保险公司做见习生。同年发表小说(Novelle)《沦落》获得好评，决心走文学道路，开始在慕尼黑大学旁听历史、文学和经济学课程，并参与编辑《二十世纪》和《辛卜里克斯木斯》这两个文学杂志。1895年至1898年随兄长亨利希·曼旅居意大利，1897年着手创作《布登勃洛克一家》。这部小说于1901年问世后立刻引起轰动，奠定了他在德国乃至欧洲文坛上的地位。

在随后的半个世纪里，托马斯·曼经历了资本主义世界的严重社会经济危机，目睹了德国发动的空前残酷野蛮的世界大战并身受其害，被法西斯政权褫夺了国籍，长期流亡国外。战后，他虽已成为美国公民，却感到盛行麦卡锡主义的美国窒息了自己的创作灵感，又不愿回到分裂的祖国的任何一方去，只好在1952年移居瑞士，直至1955年客死于苏黎世。

托马斯·曼可谓一生坎坷，经历丰富，思想发展的过程更充满了曲折、矛盾和痛苦。所有这些，都反映在了他的作品特别是长篇小说中。

托马斯·曼创作的长篇小说在10部左右，看来数量不多，然而几乎都是宏篇巨制，如取材于《圣经》故事的《约瑟夫的兄弟们》(1933—1942)实为四部曲，加在一起便构成20世纪德语文

学尤其是长篇小说一个可观的组成部分。这些作品尽管题材不同，风格、手法也有发展变化，但都从精神、文化和哲学的高度，深刻而直率地提出了时代的根本问题，生动而丰富多彩地描绘了人生、社会和世态，恰如巴尔扎克所做的那样。这也就难怪联邦德国的著名评论家马耶尔要将托马斯·曼的小说，与《人间喜剧》相比拟（H·马耶尔：“Thomas Mann”，Suhrkamp Verlag S, 113—131）。

在托马斯·曼的所有长篇小说中，公认最成功的为《布登勃洛克一家》、《魔山》和《浮士德博士》（1947）这三部。1929年，托马斯·曼“主要由于他日益被公认为当代文学的经典之一的伟大小说《布登勃洛克一家》”，当之无愧地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魔山》则是作者继这一“伟大小说”之后的又一划时代的杰作，堪称《布登勃洛克一家》的续篇；《布登勃洛克一家》的副标题为“一个家庭的没落”，我们也不妨给《魔山》加一个副标题，曰：“一个阶级的没落”。

说的是出身富有资产者家庭的青年汉斯·卡斯托普，他在大学毕业后的暑假里离开故乡汉堡，去瑞士阿尔卑斯山中一所叫“山庄”的疗养院探望患肺结核的表兄约阿希姆·齐姆逊。他原本打算三周之后便回汉堡去当造船工程师，不想一住却住了七年。原来他闯进了一座“魔山”！

在“魔山”中住着来自欧洲乃至世界各国的病人。他们代表着不同的民族、种族、文化传统、宗教信仰和政治态度，但却有一个共同之点，即都属于不必为生计担忧的有产有闲阶级。这些“山庄”的居民们在与世隔绝的环境中自有一套独特的生活方式和人生哲学，都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都沉溺声色，饕餮成性；都精神空虚，却在尽情地享受着疾病，同时又暗暗

地等待着死神的来临。整个“山庄”及其所在的达沃斯地区就跟中了魔魔一样，始终笼罩着病态和死亡气氛。

在“魔山”中除了上面那些行尸走肉的活人，还游荡着一些幽灵，过去时代的幽灵以及叔本华、尼采等等的幽灵。这些幽灵附着在奥地利耶稣会士纳夫塔和意大利作家塞特姆布里尼等人身上，他们是那些活死人中的思想者。塞特姆布里尼固守着前一两个世纪盛行的资产阶级人道、进步和理性的传统，梦想有朝一日会出现一个资产阶级的世界共和国，还身体力行地参加了共济会的活动，实际上却是个过时的人物，其形象、思想和行径，在作家笔下都像个街头摇风琴的行乞者一般地寒伧、迂腐、可笑。纳夫塔则自视为“超人”，信奉精神至上主义和非理性主义，妄想世界有朝一日会恢复到教会享有绝对权力的上帝之国的原始状态，并为此而鼓吹暴力、奴役和恐怖。这个外貌丑陋矮小、言词尖酸刻薄、行事虚伪怪诞的教士，不独继承了欧洲封建反动思想的衣钵，而且是德国军国主义乃至法西斯国家社会主义——他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狂热信徒。

至于“魔山”的统领，则是“山庄”疗养院的院长“宫廷顾问”贝伦斯大夫。他和他的助手克洛可夫斯基博士一个绰号叫“拉达曼提斯”，一个绰号叫“弥诺斯”，意即都是地狱中的鬼王。然而，“魔山”的真正主宰却并非贝伦斯大夫，而是死神。这不仅因为这位大夫自命为“饲养死亡的老手”，而且本人的身体和精神都染上了重病，也成了死神的俘虏。

就这样，在死神的统领指挥下，经由贝伦斯这些鬼王的精心安排和组织，风景如画的阿尔卑斯山就变成了妖魔聚会的布洛肯山，“山庄”的疗养客们便像瓦普吉斯之夜的男女妖精似的纵情狂欢，夜以继日地跳着死之舞。

主人公汉斯·卡斯托普是个性格和体质都很柔弱的资产阶级少爷，且涉世不深，刚入“魔山”还有点儿不习惯，但马上被“鬼王”逮住，不多久就习惯了不习惯，就参加了死的舞蹈。这是因为，“山庄”的独特生活方式自有其魅力。这魅力的表现之一就是使人忘记时间，忘记过去和将来，使活着仅仅意味着眼前的及时行乐。因而“魔山”成了一个介乎与生死之间的无时间境界，难怪年轻的卡斯托普在山上不知不觉一住便住了七年，难怪他也很快学会了像其他疗养客一样怀着冷漠和闲静的心情，俯瞰和傲视平原上碌碌终日的芸芸众生。

不过，在“魔山”中的七年汉斯·卡斯托普也并没虚度。他年轻、好奇，性格内向，有一个区别于一般疗养客的特点和优点，就是对周围的人和事乐于观察、倾听和思索。他在跨出校门后遽然来到一个新的环境，日日目睹着疾病和死亡，倾听着塞特姆布里尼与纳夫塔的激烈争论，自己还对爱情的苦乐和生离死别有了切身的体验，思想活动更是异常活跃。而“山庄”无所事事的特殊生活方式，又提供了他去沉思默想的充裕时间。这样，当他在七年后终于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炮声震醒，他似乎已经变成另一个人，一个健康的对世界和人生有了自己看法的人。

然而，这位唯一康复了的小说中的主要人物，这位有头脑的资产阶级的苗裔，他却并没找到自己的归宿，却仍然没能逃脱死神的控制。因为这时整个欧洲和资本主义世界都着了魔，都跳起了疯狂可怖的死之舞，汉斯·卡斯托普在劫难逃，很快也被战火所吞没。小说便以年轻主人公的死，来为它所揭示的一个阶级的没落打上了惊叹号和休止符。

从上面的故事梗概可以看出，《魔山》既无离奇曲折的情

节，也无惊心动魄的场面，但是却不失为一部主作，不乏引人入胜的思想和艺术魅力。这是因为，《魔山》并不重在描绘自由资产阶级没落的外在表现和过程——虽然在这方面也有不少精采之笔，而重在揭示其内在的历史的和精神的原因。看来，托马斯·曼的小说不同于巴尔扎克等批判现实主义大师的作品之处，就在于此。《魔山》能成为这样一部思想深刻的杰作，应该归因于作者既很好地继承了传统，又成功地进行了创新。

在继承方面，《魔山》首先令人想起了在德语文学中历史悠久的所谓“教育小说”或“修养小说”（Bildungsroman）。这类小说最著名的样板当推歌德的《威廉·麦斯特》和凯勒的《绿衣亨利》。它们写的差不多都是年轻主人公到社会上受教育、掏经验及思想、性格的发展和成熟过程，借以表达作家自身的教育主张、人生哲学和社会理想，大都富于教育意义、认识价值和哲理性。在《威廉·麦斯特的漫游时代》中，歌德更别出心裁地虚构了一个“教育省”或曰“教育特区”（pädagogisch⁹ provinz），让年轻主人公在那儿接受全面而有计划的强化教育。托马斯·曼的《魔山》无异于一部现代的“教育小说”；对于年轻的卡斯托普来说，那与世隔绝的“山庄”国际疗养院及其所在的达沃斯地区，不啻是一个对他进行强化训练的“教育特区”。

在这个“教育特区”里，不但从空间上集中了整个欧洲乃至世界的精神和思想，让卡斯托普接触到它们形形色色的代表人物，而且使时间浓缩了起来，让他早早面对着死亡，不得不对生与死、健康与疾病、肉体与精神、空间与时间等等一系列问题，进行认真的思索。再者，这里还有一些教育者，那就是塞特姆布里尼和纳夫塔。他们俩更自觉而公开地以年轻主人公的导师自居，并为影响他、争夺他的灵魂而无休止地进行着辩

论，进行着你死我活的斗争，虽然他们本身都已病入膏肓。这样，生活在“魔山”和“教育特区”中的汉斯·卡斯托普，思想和性格就加速地发展和成熟起来。

不错，这儿的确存在一些悖论，例如把“魔山”称作“教育特区”，既说“魔山”是个“无时间境界”又说他浓缩了时间等等。然而，不正是由于这许多悖论和矛盾的存在，才使《魔山》更加耐人寻味和富于哲理的深蕴吗？

至此已接触到《魔山》继承德语文学传统的第二个和更深刻的方面，即它的哲理性和思辨性。

有人干脆称《魔山》为一部哲理小说或者理智小说，这很容易使人产生枯燥、沉闷的联想。其实，《魔山》提出的哲学问题丰富多彩，所使用来进行思辨的手段也富于变化而且生动。除去生与死这个核心问题之外，小说对于例如时间这个构成生命的重要因素，就作了既精彩且深入、全面的思考。仅仅为了揭示时间因人而异的相对性，它就自然而纯熟地使用了三种手段：一是主人公卡斯托普在自己头脑里对这个问题的思索、探究（集中在第6章的《变迁》一节）；二是作者的直接插话和评说；三是用故事情节本身进展的快慢直观地显示。且看第三种手段的明显例证：主人公住进“山庄”疗养院第一天，觉得一切都异常新鲜，经历和感受十分丰富，时间也就相对地增加价值，对这天的描写便占了一百多页的篇幅；到了后来，日子过得千篇一律和乏味了，几个月甚至几年便被一笔带过。除去这些，还有一种在《魔山》中用得特别多也特别引人注目的思辨手段，那就是让书中的人物相互辩驳和争论。塞特姆布里尼和纳夫塔这两个人物，似乎主要就是为此而生存的。他们势不两立却相反相成，在无情的论争中几乎探讨了人类社会的所有重大问题，尽管这两人如前文说过的都并不足取，都是言行不一的

空谈家，而且言论本身也经常自相矛盾，令他们的教育对象卡斯托普无所适从。总之，《魔山》的思辨色彩浓郁，手段多样而艺术，会使读者尤其是爱好哲学的读者觉得饶有兴味。

《魔山》还成功地继承了德国和欧洲的批判现实主义传统，对世情的描摹，对人物的刻画，对环境的点染，都做到了既精细，又深刻，又富于典型意义。小说中的人物非常多，但各具个性特色，不容张冠李戴。就讲仅仅出现在卡斯托普回忆中的祖父和舅公吧，也都被刻画得活灵活现，既带着时代和阶级的共性又有不容忽视的个性。类似这样一些富于对比意义的次要人物的存在，加强了小说内涵的历史纵深度，为一个阶级的没落作了必要的背景交待。至于在“伺奉死亡的老手”贝伦斯大夫经管下的“山庄”，那真是资本主义社会中以营利为目的的医疗机构的典型，也是异化的典型，托马斯·曼对它和它的主持者的揭露可谓入木三分，惊心触目。

《魔山》的社会批判意义多而且广，不容也不必一一列举。值得引起注意的只是，以“语言魔术师”著称的托马斯·曼杰出地运用了幽默、揶揄、嘲讽等等语言手段，使自己与他描写的人物、习尚、事件之间保持了必要的距离，“讽刺的距离”或曰“批判的距离”。这种距离一开始便出现在叙述的语气里，接着又渗进描绘人物肖像的笔调中，到最后更融合到了故事的情节里（最典型的例子是纳夫塔与塞特姆布里尼的决斗）。由于作者运用语言的精确，“距离”的远近分寸便十分明显，从而也就自然而然地表明了他自己的态度和爱憎。不，这儿谈不上爱，因为在书中没有一个真正可爱的正面人物；就连对主人公卡斯托普和他那位生性豪爽的意中人克拉芙迪娅·舒夏特，作者所有的充其量也只是同情和理解而已。

《魔山》同样证明，托马斯·曼确实当得起 20 世纪的一位

批判现实主义的大师的称号。

然而，对于《魔山》这部巨著来说，更值得注意的是它还有所创新，有所突破；是它还越出现实主义的常轨，采用勃兴于本世纪初的现代主义的某些手法。

《魔山》使用得最多也最有趣的现代主义手法是象征。可以说小说的题名《魔山》本身便是一个象征，它所描写的“山庄”疗养院以及生活在里边的形形色色的人物，也都富有象征意义。仅以与软弱的平民卡斯托普形成鲜明对比的表兄约阿希姆为例吧。这位“好样的士兵”身上集中了“德国军人的所有美德”，称得上是整座“魔山”中唯一一个有事业心和责任感的人，却怎么也实现不了去军旗下效忠皇上的夙愿。他那被描写得非常细腻的天亡，不正象征着德国军国主义引以自豪的普鲁士精神业已过时和不再有生存力吗？

十分耐人寻味的是《魔山》中还充满着所谓“数字象征”。一个七字贯穿整个故事，反反复复地出现：全书一共七章，主人公迷失在“魔山”中长达七年，“山庄”的餐厅里不多不少摆着七张桌子，主人公的朋友圈子最终凑足了七个人……为什么正好是七呢？是因为上帝“创造世界”也用了七天还是另有原因？这个问题看来只有作者自己才能解答了。

《魔山》成书的十多年，正值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学说在欧洲广泛传播和大行其道。托马斯·曼是弗洛伊德的景仰者，小说自然地反映出了他的影响。倒不是指贝伦斯院长的助手克洛可夫斯基博士也在对病人施行所谓心理分析；也不指这位形容萎靡、身穿黑大褂的“殡仪馆抬尸者”似的大夫，在“山庄”长年地开着一个大谈爱情与疾病和死亡的微妙关系的讲座，害得男女疗养客们体温升高了老是降不下来——这些都只能看作

是对迎合时尚的冒牌博士和骗子大夫的讥讽而已。作者自己使用精神分析方法，主要表现在他深入到人物的潜意识中去挖掘和揭示其思想行为的内在因果关系。一个明显而突出的例子：年轻的主人公一开始非常讨厌克拉芙迪娅·舒夏特，因为这个俄国妇人不拘小节，缺少上流社会的教养，每次进出餐厅都把玻璃门摔得咣啷啷响。可是，随着他对这响声的习惯，卡斯托普偏偏狂热地爱上了并不见得漂亮的女病友。为什么？主要因为她也长着一双细眯眯的鞑靼人眼睛，令他忆起了自己少年时代倾慕过然而却早已忘记的男同学。也就是说，隐藏在潜意识中未得到满足的恋慕之情固执地又表现出来，以致在卡斯托普心中，俄国妇人和那个男同学的形象老是叠印在一起，在他对异性的爱恋中又加进少年时代的亲切回忆，使他更加着迷和神往。

小说第6章有一节叫《雪》，写了主人公在与风雪和死亡搏斗过程中的一个个梦境，它们也是存在于他的潜意识中的理想和恐惧的折射和显露。这些一开始绚烂美丽、如诗如画最后却阴森可怖的梦境，实际上表明了主人公(也包括作者)在生与死之间，在人道与非人道之间，在意大利作家塞特姆布里尼与奥地利耶稣会士纳夫塔之间作出的选择；虽然他对前者最终能否战胜后者缺少信心。这缺少信心的表现，既合乎欧洲历史的真实，也合乎作家本人思想的实际。

象征和精神分析，只是托马斯·曼使用现代主义手法的两个显著方面。从总体上看，《魔山》堪称德语文学乃至西方文学率先将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结合起来的典范之一。

《魔山》问世于1924年，它的故事则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前夕。书中所描写的死神统治的“山庄”国际疗养院，实际